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詳校官太常寺少卿臣陳桂林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瑛

校對官中書臣李 奎

謄錄監生臣儲夏書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三十八

射禮

蕙田案劉向別錄以投壺屬吉禮陸德明云
或云宜屬賓禮皇侃則云與射為類宜屬嘉
禮康成目錄云投壺者主人與客燕飲講論

才藝之禮燕射皆嘉禮則皇氏之說是也徐氏師曾云此篇雖在大小戴實儀禮之正文蓋壺者實酒之器而投壺者射禮之細也原其始必燕飲之間或因庭之修廣不足以張侯置鵠或因賓客之衆不足以備官比耦欲行射禮而不可得故姑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亦庶幾可以樂賓而習容講藝也此投壺之所由興先王以其亦可以觀德故不廢焉

禮記投壺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

注矢

所以投者也中士則鹿中也射人奉之者投壺射之類也其奉之西階上北面疏士則鹿中案鄉射記云大夫兕中士鹿中此篇投壺是大夫士之禮故云士則鹿中不云兕中者畧之也知此投壺是大夫士禮者以經云主人請賓是平敵之辭與鄉飲酒鄉射同故知是大夫士也若諸侯則燕禮大射每事云請於公不得云主人請賓也此既非諸侯之禮而經云奏貍首者別取燕飲之義非謂尊卑之詩其諸侯相燕亦有投壺故左傳云晉侯與齊侯燕投壺然則天子亦有之但古禮亡無以知也其中之形刻木為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云奉之西階上北面者案鄉射禮將射之時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於賓故知此司射奉中在西階上北面其執壺之人賤於司射故在司射之西以凡行禮統於主人雖俱在西階而當尊東故燕禮大射

宰夫代公為主人與賓俱升西階而主人在東也

方氏慤曰矢將以授賓故主人奉之中將以待獲故司射奉之壺將以待投故使人執之而已曰使人則不必有攸司也夫人而為之可也射以中為善故盛算之器名之投壺亦用射之中者以其為射之類亦以中為善故也

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

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

注燕飲酒既脫屣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否則或射

所謂燕射也枉哨不正貌為謙辭

疏知既脫屣升坐

主人乃請投壺也者案燕禮取俎以出卿大夫皆降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脫屣升就席蓋庶羞之後乃云若射則大射正為司射則知此亦在脫屣升坐之後若鄉射

之禮則在飲酒未旅之前為射以其
詢衆庶禮重故早射異於燕射也

方氏慤曰矢以直
為善壺以正為善

蕙田案王肅云枉不直哨不正與鄭小異今

本大戴禮乃作哨謬甚

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既賜矣

又重以樂敢固辭

注固之言如故也言如故辭者重辭也

主人曰枉矢哨

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

注不得命不以命見許

賓再拜受主人般還曰辟主人阼階上拜

送賓般還曰辟

注賓再拜受拜受矢也主人既辟進授矢兩楹之間也拜送送矢也辟亦于其

階上

疏此一經

論賓與主人受矢送矢之節賓再拜

受者賓既許主人投壺賓乃於西階上北面再拜遙受

矢也主人般還曰辟者主人見賓之拜乃般曲折還謂

賓曰今辟而不敢受言此者欲止賓之拜也於是賓及

主人各來兩楹之間相就俱南面主人在東授矢於賓

主人作階上拜送者主人既授矢之後歸還作階上北

面拜送矢也賓般還曰辟者賓受矢之後歸于西階上

見主人之拜賓乃般還而告主人曰今辟而不敢受之

言此者亦止主人拜知皆北面者案鄉飲酒鄉射拜受

爵皆北面故知亦當北面熊氏云以拜時還辟或可東

西面相拜又以曰辟者是贊者來

辭告主人及賓言曰辟義亦通也

呂氏大臨曰投壺之禮主人奉矢三請賓三辭而後

許拜受拜送皆般還以辟有加于射禮者不敢以禮

殺而紆吾敬也燕樂而不淫禮殺而敬不衰此德所以修交所以久也

已拜受矢進即兩楹間退反位揖賓就筵

注主人既拜送矢又自受

矢進即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退乃揖賓即席欲與階進明為偶也賓席主席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謂此一經明賓主受矢之後就投壺之筵已拜受矢者謂主人拜送矢之後主人贊者持矢授主人主人於階上受矢也進即兩楹間退反位者主人受矢之後乃獨來就兩楹間者言將有事於此也看投壺處所乃却退反作階之位揖賓就筵者主人於作階之上西面揖賓令就投壺之筵於是賓主各來就筵注云退乃揖賓者解經退反位揖賓也所以揖之者欲與賓俱即席相對為耦而共投壺云賓席主人席皆南鄉間相去如射物者以壺在於南故知投壺南鄉也投壺是射之類故知席相去如射物也物為射者所立之處物長三尺

闊一尺二寸兩物東西相去容一弓故鄉射記云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注云筈長三尺距隨者物橫也畫

陳氏禮書古者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投壺射之類必先行燕飲焉此賓所以辭曰子有旨酒嘉肴某既賜矣又重以樂也主人位於阼階之上然後奉矢三請於兩楹之間既受則退而拜送既拜送自受矢既受矢則進而示有事又退而揖賓就筵則主人再即楹間而再復位矣

賓位於西階之上再辭乃從然後受矢於兩楹之間
退而拜於其位則賓一即楹間而一復位矣鄉射司
射升自西階西面北上北面告于賓鄉射鄉飲拜受
爵送爵皆北面然則司射奉中賓主拜送矢受矢皆
北面可知也司射執矢奉中北面則使人執壺亦北
面可知也鄉射射在脫屨升坐之前燕禮射在脫屨
升坐之後投壺所以樂賓也類於燕禮故鄭氏謂燕
飲酒既脫屨升坐主人乃請投壺也

司射進度壺間以二矢半反位設中東面執八算興

注

壺度其所設之處也壺去坐二矢半則堂上去賓席主人席邪行各七尺也反位西階上位也設中東面既設中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執算而立以請賓俟投疏前經賓主既就筵此經明進度壺并算之節司射進度壺者司射於西階之上於執壺之人處受壺乃東嚮來賓主筵前進所量度其壺置於賓主筵南間以二矢半者投壺有三處室中堂上及庭中也日中則於室日晚則於堂太晚則於庭是各隨光明處也矢有長短亦隨地廣狹室中狹矢長五扶堂上稍廣矢長七扶庭中大廣矢長九扶四指曰扶扶廣四寸五扶者則二尺也七扶者則二尺八寸也九扶者則三尺六寸也雖矢有長短而度壺皆使去賓主之席各二矢半也室中去席五尺堂上則去席七尺庭中則去席九尺反位者司射度壺既畢更還西階上位設中者司射西階上

取中稍進東面而設中也東面執八算興者既設中之後于中西東面手執八算而興起其中裏亦實八算注亦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於中西此約鄉射文實八算於中今此投壺射之類故云亦實八算於中亦者亦鄉也射請賓曰順投為入比投不釋勝飲不勝者正爵既行

請為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請主

人亦如之

注請猶告也順投矢本先入也比投不捨也勝飲不勝言以能養不能也正爵所以正禮也

之爵也或以罰或以慶馬勝算也謂之馬者若云技藝如此任為將帥乘馬也射投壺皆所以習武因為樂

疏此一經明司射告賓主以投壺之法順投為入者司射執八算起而告賓黨為投壺之法也順本也言矢有本末投矢於壺以矢本入者乃名為入則為之釋算也若矢以末入則不名為入亦不為之釋算也比投不釋

者比頻也又賓主投壺法要更遞而投不得以前既入喜悅不待後人投之而已頻投頻投雖入亦不為之釋算也勝飲不勝者又告云若投勝者則酌酒飲於不勝者也正爵既行者又說飲法也正爵謂勝飲不勝之爵也以其正禮故謂為正爵既行謂行爵竟也請為勝者立馬者此謂行正爵畢而為勝者立馬者則又取算以為馬表於勝數也必謂算為馬者馬是威武之用為將帥所乘今投壺及射亦是習武而勝者自表堪為將帥故云馬也一馬從二馬者每一勝輒立一馬禮以三馬為成若專三馬則為一成但勝偶未必專頻得三若勝偶得二劣偶得一既劣於二故徹取劣偶之一以足勝偶之二為三故云一馬從二馬三馬既立請慶多馬者若頻得三成或取彼足為三馬是其勝已成又酌酒慶賀於多馬之偶也請主人亦如之者可射請賓之黨為每事並應曰諾竟而司射又請主人事事亦如賓而主人皆亦曰諾如賓也案鄉射司射請賓于西階上請

主人於阼階上則此請賓請主人皆亦就賓主之前也又此經正爵為罰爵故下別云三馬既備請慶多馬今鄭注或以罰或以慶則慶馬勝算亦出正爵者鄭通而解之罰慶俱是正爵故下文云正爵既行請徹馬彼謂慶爵亦稱正爵也案鄉射禮三耦先射賓主乃射以射禮重也此投壺不立三耦以投壺禮輕故也

惠田案請賓曰以下大戴禮多奏投壺之令

一句文義較備比投不釋下大戴禮多一算

字亦較明一馬從二馬疏云定本無此一句

大戴禮亦無此一句但玩上下文義有之為

備今本大戴禮豈後人又因疏言而去之耶

陳氏禮書司射奉中於西階上乃進度壺於簷前蓋於是時受壺於使人而進焉然則使人執壺在司射之西矣射之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司射反西階之位而設中則投壺之中亦東面矣投矢之禮以本入為順末中為逆故曰順投為入拾投取勝然後可數比投自樂不足為工故比投不釋算漢人格五之法有功馬有散馬皆刻馬象而植焉鄭氏釋周禮火弊獻禽謂旌弊爭禽而不審者罰以假馬投壺之馬

蓋亦如此

方氏慤曰凡射人各四矢詩言四矢反兮是也四矢則四算投壺亦如之賓與主則八算矣上言入下言釋互相明也

呂氏大臨曰矢本入則本末之序正矣左右拾投則賓主之儀答矣不如是則雖投不為入雖入不釋算所以責審固詳節文也故射與投壺所以觀人之德必容體比于禮容節比于樂不尚于苟中也

命弦者曰請奏狸首間若一大師曰諾

注弦鼓瑟者也狸首詩篇名也

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曾孫侯氏是也間若一者投壺當以為志取節焉疏此一經明司射命工作樂節投壺之儀命弦者請奏狸首者謂司射命遣鼓瑟之弦者請奏狸首之篇間若一者謂前後樂節中間疏數如似一

也知弦鼓瑟者鄭約鄉射禮用瑟也案下有魯鼓薛鼓節亦有鼓以弦為重故特云命弦者云狸首詩篇名也者以與射義騶虞采蘋相類故知詩篇名也既非諸侯投壺而奏狸首者義取燕飲之儀猶如鄉射奏騶虞不計人之尊卑云投壺當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間若一投壺者當聽之以為志取投合於樂節故頌中間若一也案鄉射三番初一番耦射不釋算第二番釋算未作樂第三番乃用樂此投壺發初即用樂者以投壺禮輕主於歡樂故也

方氏慤曰以弦歌狸首故命弦者奏之間者樂之節欲其終始相協故曰若一

左右告矢具請拾投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算焉賓

黨於右主黨於左

注拾更也告矢具請更投者司射也司射東面立釋算則坐以南為右北

為左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疏此一經論投壺之事
中者釋算之儀左右告矢具者左謂主人右謂賓客司
射告主與賓以矢具也請拾投者拾更也司射又請賓
主更遞而投於是乃投壺也有入者則司射坐而釋一
算焉者若矢入壺者則司射乃坐釋一算於地也賓黨
於右者右謂司射之前稍南也主黨於左者左謂司射
之前稍北也已投者退各反其位約鄉射禮射畢則各
反其位則知投壺者畢亦各反其位辟後來也反位謂
主黨於東卒投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數二算為純
賓黨於西

一純以取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奇則曰奇鈞則曰左右鈞

注卒已也賓主之黨畢已投
司射又請數其所釋左右算

如數射算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
異之有餘則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兼斂

左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畢則
司射執奇算以告於賓與主人也若告云某賢于某者
未斥主黨勝與賓黨勝與以勝為賢尚技藝也鈞猶等
也等則左右手各執一算以告疏此一經明投壺算
數之儀卒投者謂投壺卒也司射執算曰左右卒投請
數者司射於壺西東面執算請曰賓主之黨卒竟投請
數算二算為純一純以取者純全也二算合為一全地
上取算之時一純則別而取之一算為奇者一算謂不
滿純者奇隻也故云一算為奇遂以奇算告者奇餘也
謂左右數鈞等之餘算手執而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
者或左或右不定故稱某賢賢為勝者也勝者若有雙
數則云若干純假令十算則云五純也奇則曰奇者若
有奇數則曰奇假令九算則曰九奇也鈞則曰左右鈞
者鈞猶等也等則左右各執一算以告云如數射算者
以投壺射之類故知此數投壺之算如數射算云一純
以取至其他如右獲此皆鄉射之禮文也一純以取實

於左手謂就地上之算以右手每一純別而取實於左手云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者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於地司射東面則東西為縮每十雙則東西縮為一委每有十雙更別委之故云每委異之云有餘則橫諸純下者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於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云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者若惟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此謂數右算之法若數左算則異於右算謂總斂地之算實於左手之中每一純取以委地滿中則異之謂滿十純總為一委云其他如右獲者謂所縱所橫如右獲也

蕙田案遂以奇算告曰某賢於某若干純大戴禮作有勝則司射以其算告曰某黨賢於

某黨賢若干案時已卒投有勝所不必言司射見上不必復出其算其字當為奇字之訛並當從小戴為確

陳氏禮書射禮主人為下射賓為上射釋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投壺之釋算亦如之然則賓黨為上投主黨為下投矣射禮之數右獲一純以取實於左手十純則縮而變之每委異之有餘則畫諸純下一算為奇奇則縮諸純下然後兼兩左算實于右手一純

以委十則異之其他如右獲投壺之數算亦如之然則賓黨之算自地數之以實于手主黨之算自手數之以委于地矣

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

者跪曰敬養

注司射又請於賓與主人以行正爵酌者勝黨之弟子酌者亦酌莫于豈上不勝者

坐取乃退而跪飲之灌猶飲也言賜灌者服而為尊敬

辭也周禮曰以灌賓客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

如飲射爵疏此一節明飲不勝之儀命酌曰請行觴者謂司射命此酌酒者曰敬以請賓與主人行觴謂罰爵之事賓主已許汝當酌之酌者曰諾者謂勝黨之弟子曰諾受領許酌乃于西階上南面設豐洗觶升酌坐

奠於豐上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者謂勝者與不勝者俱升西階勝者在東不勝者跪取豐上之爵手奉其觴曰蒙賜灌灌猶飲也勝者跪曰敬養者勝者跪執之曰敬以此觴而養不能注酌者勝黨之弟子此鄉射禮文也案彼文云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是也云賜灌敬養各與其偶于西階上如飲射爵者以投壺射類故約鄉射而知也

蕙田案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大戴禮作
舉手曰諸勝者之弟子為不勝者酌酌者曰
諾以酌皆請舉酒蓋謂司射舉手以詔勝黨
之弟子如此所記有詳畧其義則同也

陳氏禮書射禮既數獲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上遂以執弣司射作升飲者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之上觶興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興揖先降投壺禮命酌曰請行觴酌者曰諾此與弟子洗觶升酌者類也當飲者皆跪奉觴此與不勝者取觶少退立

卒觶者類也獻之屬莫重於裸不勝者曰賜灌所以重勝者之禮已也酒所以養老與病勝者跪曰敬養所以矜不勝者之養於已也然則使酌者行觴特賓主黨之禮而已少儀曰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則卑者之於尊長主人之於客必親洗而酌焉此使酌者異矣侍投之禮罰不以角則凡投以角不以觶矣以角不以觶則無用豐為鄭氏曰酌奠於豐於經無見

正爵既行請立馬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賓主皆曰諾

注射飲不勝者畢司射又請為勝者立

馬當其所釋算時也三立馬者投壺如射亦三而止也三者一黨不得三勝其一勝者并其馬于再勝者以慶之明一勝不得慶也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疏此一經論飲不勝者畢司射請為勝者立馬以表顯賢能之事馬各直其算者直當也謂所立之馬各當其初釋算之前所釋之算東中之西也一馬從二馬者投壺與射禮同亦三番而止每番勝者則立一馬假令賓黨三番俱勝則立三馬或賓黨兩勝而立二馬主黨一勝但立一馬即以主黨從就賓黨二馬以少足益於多以助勝者為榮以慶者一馬從二馬之後乃以慶賀多馬故云以慶但此經上云請立馬者是司射請辭馬各直其算一馬從二馬以慶是禮家陳事之言也慶禮

曰三馬既備請慶多馬者此還是司射請辭言為慶之
禮勝者三馬既已備具請酌酒慶賀於多馬者賓主皆
曰諾者無問勝與不勝皆稱曰諾注云投壺如射亦三
而止也者以投壺射禮觀之知亦三番而止案鄉射禮
初番三耦射但唱獲而已未釋算亦未飲不勝者第二
番耦射畢賓主之黨皆射畢乃釋算飲不勝者第三番
三耦及賓主等皆射中鼓節乃釋算飲卒解今投壺初
則不立三耦唯賓主三番而止云三者一黨不得三勝
者解一馬從二馬之意言或賓或主之黨黨中不能三
番得勝故以一勝之馬并其馬於再勝者以慶之明一
勝者不得慶也云飲慶爵者耦親酌不使弟子無豐者
以飲不勝之時賤其無能故耦不親酌使弟子酌奠於
豐上則鄉射禮所云者是也今既尊賢當須親酌手自
授之故知不使其弟子無豐也皇氏以為三番而止者
謂三耦投壺而止案鄉射禮每番皆三
耦而止今云三耦投壺而止非其義也

陳氏禮書射禮三耦而已投壺之禮賓主亦三而已
每一勝則立一馬故三勝者立三馬然一黨不皆三
勝或主黨一勝賓黨再勝則以一勝之馬從二馬以
明一勝不足以為功三勝足以兼人也馬各直其算
則立於中之西算之東矣多馬有慶則耦必親酌矣
蕙田案此節之首大戴禮云司正曰正爵既
行請為勝者立馬案此據注亦司射之事此
經無司正當是今本大戴禮誤也

正爵既行請徹馬

注投壺禮畢可以去其勝算也既徹馬無算爵乃行

蕙田案大戴禮于此節之下有終則復始一

句投壺禮畢無算爵已行似不應有復始之

事誤也

算多少視其坐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算長
尺二寸壺頸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徑二寸半容斗五升
壺中實小豆焉為其矢之躍而出也壺去席二尺半矢
以柘若棘毋去其皮

注算多少視其坐算用當視坐投壺者之衆寡為數也投壺者人四

夫亦人四算籌矢也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春秋傳曰
膚寸而合投壺者或於室或於堂或於庭其禮褻隨宴
早之宜無常處算長尺二寸其節三扶可也或曰算長
尺有握握數也修長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則為二
斗得圜圜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以腹修五寸約之
所得求其圜周圜周二尺七寸有奇是為腹徑九寸有
餘也實以小豆取其滑且堅矢用柘棘取其堅且重或
以棘取無節疏此一節明算及矢長短多少并言壺
之大小及矢之所用以儀禮準之此亦正篇之意彼以
正言也今錄記者既陳正禮於上又以此諸事繼之算
之多少視其坐者言算之多少視其所坐之人每人四
矢亦人四算也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庭中九扶者籌
矢也室中最狹故五扶堂上差寬故七扶庭中彌寬故
九扶投壺者人四矢案鄉射及大射人皆秉矢故知四
矢也云春秋傳曰膚寸而合者此僖三十一年公羊傳
文引之者證彼膚與此扶同也腹容斗五升三分益一

則為二斗者以斗五升其數難計故加三分並一為二斗從整數計之云得園困之象積三百二十四寸也者以算法方一寸高十六寸二分為一升則一斗之積方一寸高一百六十二寸也二斗之積為三百二十四寸也於此壺之園困之中凡有三百二十四寸也云以腹修五寸約之所得者腹之上下高五寸共有三百二十四寸今且以壺底一寸約之即於三百二十四寸之中五分之一得六十四寸八分也是腹修五寸約之所得之數也云求其園周園周二尺七寸有奇者壺底一重既有六十四寸八分以園求方須三分加一六十四寸八分分為三分則一分有二十一寸六分并前六十四寸八分得八十六寸四分也即是壺底一重方積之數也今將八十六寸開方積之九九八十一則為方九寸強也一面有九寸強四面凡有三十六寸強今以方求園四分去一有二十七寸強是壺園周二十七寸有強故云園周二尺七寸有奇也鄭之此計據二斗之數必

知然者壺徑九寸以圓求方以方九寸計之凡九九八十一壺底一重有八十一寸五重則有五箇八十一寸總為四百五寸今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其一百一寸四分之一餘三百三寸四分之二三於二斗之積三百二十四寸之內但容三百三寸四分之二三餘有二十寸四分之一不盡故云圓周二十七寸有奇乃得盡也若以斗五升計之計一斗五升之積有二百四十寸則壺之所徑唯八寸餘也得容此數必知然者凡方八寸開方計之八八六十四得六十四寸壺高五重則五箇六十四寸總為三百二十寸以方求圓四分去一去八十寸餘有二百四十寸於一斗五升之積餘有三寸不盡是壺徑八寸有餘乃得盡也今檢鄭之文注之意以二斗整數計之不取經文斗五升之義故云圓周二尺七寸有奇今算者以其二尺七寸之圓必受斗五升之物數不相會也或云壺體腹之上下各漸減殺苟欲望合恐非鄭意

陳氏禮書先王制禮未嘗無所因焉故室必用几而因几以度室堂上必用筵而因筵以度堂野外必用步而因步以度野投壺用指而已故因指以度籌春秋傳曰膚寸而合其說先儒則謂之側手為膚鋪四指為扶一指案寸則膚扶一也投或于室或于堂或于庭籌之扶或以五或以七或以九者所以隨日之早晏視地之廣狹也投壺算長二尺射箭籌長尺有握握布四指則射籌長投算矣然射矢不曰籌故箭算曰籌投矢曰籌故箭籌曰算大戴禮謂算大八分壺徑修七寸腹修五寸先儒釋大戴禮謂壺高尺二寸併頸腹言之然則壺固無足矣觀司尊彝壺尊與著尊同列則壺之無足可知

朱子曰今詳經文不言壺之圍徑而但言其高之度容之量以為相求互見之巧且經言其所容止於斗

有五升而注乃以二斗釋之則經之所言者圜壺之實數而注之所言乃借以方體言之而算法所謂虛加之數也蓋壺為圜形斗五升為奇數皆繁曲而難計故算家之術必先借方形虛加整數以定其法然後四分去一以得圜形之實此鄭氏所以舍斗五升之經文而直以二斗為說也然其言知借而不知還知加而不知減乃於下文遂并方體之所虛加以為實數又皆必取全寸不計分釐定為圜壺腹徑九寸

而園二尺七寸則為失之疏家雖知其失而不知其所以失顧乃依違其間訖無定說是以讀者不能無疑今以算法求之凡此言二斗之量者計其積實當為三百二十四寸而以其高五寸者分之則每高一寸為廣六十四寸八分此六十四寸者此為正方又取其八分者割裂而加於正方之外則四面各得二釐五毫之數乃復合此六十四寸八分者五為一方壺則其高五寸其廣八寸五釐而外方三尺二寸二

分中受二斗如注之初說矣然此方形者算術所借
以為虛加之數爾若欲得圜壺之實數則當就此方
形規而圜之去其四角虛加之數四分之一使六十
四寸八分者但為四十八寸六分三百二十四寸者
但為二百四十三寸則壺腹之高雖不減於五寸其
廣雖不減於八寸五釐而其外圍則僅為二尺四寸
一分五釐其中所受僅為斗有五升如經之云無不
借會矣

魯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偕立毋踰言偕立踰言有

常爵薛令弟子辭曰毋恤毋教毋偕立毋踰言若是者

浮

注弟子賓黨主黨年穉者也謂其立堂下相褻慢司射戒令之謂魯薛者禮衰乖異不知孰是也

也偕立不正鄉前也踰言遠談語也常爵常所以罰人之爵也浮亦謂是也晏子春秋曰酌者奉觴而進曰君令浮晏子時以罰梁邱據疏此一篇是周公正經而有魯薛之事者錄記之人以周衰之後魯之與薛有當時投壺號令弟子之異未知孰是故因以記之也母恤母教者恤亦教也偕立謂不正面前踰言謂遠相談話偕立踰言有常刑之罰爵也若是者浮浮亦罰也注引晏子春秋者證浮是罰爵之義故小爾雅云浮罰也

蕙田案司射庭長一節陳氏濬移在此節之

司射庭長及冠士立者皆屬賓黨樂人及使者童子皆

屬主黨

注庭長司正也使者主人所使薦羞者樂人國子能為樂者此皆與於投壺疏經云司射庭

長案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中立於觶南北面察飲酒不如儀者故知庭正司正也冠士者謂外人來觀投壺成人加冠之士尊之故令屬賓黨若童子賤則屬主黨也云樂人國子能為樂者以國子習樂故云國子能為樂者欲明此樂人非瞽矇視瞭之徒以其能與主人之黨而觀禮故知非作樂瞽人也案國子是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子今來觀樂士大夫投壺者以國之俊選皆在學習樂共士子來觀投壺非謂一皆是王子及公卿大夫之子也云此皆與於投壺者鄭恐但來觀其禮不觀投壺經既云屬賓黨主黨則是入賓主之朋故云與於投壺也

蕙田案大戴禮作堂下司正司射庭長及冠
士立者今案鄭注庭長即司正則複出司正
非也又此二句之下有云降揖其阼階及樂
事皆與射同節十三字

陳氏禮書主人以仁接賓則樂人樂賓者也使者及
童子事人者也故屬主黨司射作人者也

鄉射禮司射作三耦

射庭長正人者也

鄉飲酒將旅使相為司正在庭冠中立於解南故知長司正也

士行禮者也立者觀禮者也故屬賓黨壺以授矢致

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於君
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質參既設執旌既載
於侯既亢中獲既置弓既平張四侯且良決
拾有常既順乃讓乃揖乃讓乃濟其堂乃節
其行既志乃張射夫命射射者之聲御車之
旌既獲卒莫此一段皆為協韻之文其前數
句皆見射義貍首之逸文也餘亦泛陳射事
案投壺命弦者曰請奏貍首故此備述其詞

耳末又曰嗟爾不寧侯為爾不朝于王所故
亢而射女此則宜為大射警戒之詞不知何
以綴于此篇之末也

劉敞投壺義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
也燕禮之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
由此作君子惡其慢以褻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
歡也君子之於人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有以禮之
必有以樂之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

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卑其身
以事賢也主人之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
義也尊禮則敬重樂則和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
君子所以異乎人者其唯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
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
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
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而曰養者不尚人
以勝不恥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不忌人

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狸首以順為節也侍於先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

我顯德行此謂也

陳氏禮書投壺之籌曰矢勝算則以馬贊其禮則以司射實其算則以射中弦其詩則以射節之貍首鼓其節則以射鼓之半而釋算數算勝飲不勝皆與射禮相類則投壺亦兵象也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飲酒相樂人情之所欲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者於其中使樂為之不憚則平日之習乃異日之所用也昔晉侯與齊侯宴投壺祭遵臨戎雅歌投壺然則投壺之樂豈間於貴賤軍國之間乎其用鹿中者投壺輕於射禮故用中之下禮而已鄭氏謂鹿中者大夫士之禮是以射禮言投壺也恐不必然應氏鏞曰壺之為器取以實酒而置之席間者也春秋曰尊以魯壺周官曰其朝獻用兩壺禮器曰五獻之尊門內缶門外壺其始必于燕飲之間謀以樂賓或病於不能射也舉席間之器以寄射節焉投壺以

為樂猶擊缶以為樂也。以所飲之壺寓所投之矢。制禮者因為之節文。且用樂以宣達其情。此投壺所由

興也。

少儀侍投則擁矢。

注不敢釋于地也。投投壺也。投壺坐。

勝則洗而以請客。

亦如之不角不擢馬。

蕙田案此條卑幼侍長者投壺之法。注疏詳

見射禮。

春秋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君中此為

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寡人中
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
侯矣壺何為焉其以中儻也

注言投壺中不足為儻異
疏禮記有投壺之禮其

文無相者祝辭此中行穆子與齊侯皆有言辭者投之
中否似若有神故設為此語或作投時皆有言語禮自
不載之耳伯瑕責穆子唯言壺何為焉其以中
為儻責其失辭不云法不言是投壺皆有言也

蕙田案此兩君宴饗投壺之法

右投壺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嘉禮三十九

射禮

通典漢石渠議曰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也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

失其

姓奏經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可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元成曰鄉射禮所以合樂者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不必須合樂而後射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韋議是

蕙田案漢書儒林傳梁邱賀子臨為黃門郎
論石渠此云黃門侍郎臨者即其人也

後漢書明帝本紀永平二年三月臨辟雍初行大射禮
通典晉咸康五年春征西庾亮行鄉射之禮依古周制
親執其事

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月九日出項羽戲馬臺射其
後相承以為舊準

隋書禮儀志後齊三月三日皇帝常服乘輿詣射所升

堂即坐皇太子及羣官坐定登歌進酒行爵皇帝入便殿更衣以出驂駟令進御馬有司進弓矢帝射訖還御坐射懸侯畢羣官乃射五埒一品二品三十發三品二十五發四品二十發五品十五發侍官御仗以上十發季秋大射皇帝備大駕常服御七寶輦射七埒正三品已上第一埒一品五十發二品四十六發從三品四品第二埒三品四十二發四品三十七發五品第三埒三十二發六品第四埒二十七發七品第五埒二十一發

八品第六埒十六發九品第七埒十發大射置大埒射
司馬各一人錄事二人七埒各置埒將射正參軍各一
人埒士四人威儀一人乘白馬以導的別參軍一人縣
侯下府參軍一人又各置令史埒士等員以司其事

通典唐制皇帝射于射宮則張熊侯觀射于射宮則張
麋侯皆去殿九十步大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
二案於殿之庭若遊宴則射不陳宮懸三月三日九月
九日賜百寮射開元八年九月九日賜百官射給事中

許景先駁奏曰三九之辰頻賜宴射已著格式今猶降
綸音但古制雖在禮章多闕官員累倍帑藏未充水旱
相承繼之師旅既不以觀德又未足威邊耗國損人且
為不急夫古天子以射選諸侯以射飾禮樂以射觀容
志故有騶虞貍首之奏采蘋采芣之樂天子則以備官
為節諸侯以時會為節卿大夫以循法為節士以不失
職為節皆審志固行德美事成陰陽克和暴亂不作故
諸侯貢士亦試於射宮容體有虧則黜其地是以諸侯

君臣皆盡志於射射之禮也其大矣哉今則不然衆官
既多鳴鏑亂下以苟獲為利以偶中為能素無五善之
容頗失三侯之禮凡今一箭偶中是費一工庸調用之
既無惻隱獲之固無慙色疏奏罷之至二十一年八月
勅曰大射展禮先王勅儀雖沿革或殊而遵習無曠往
有陳奏遂從廢寢永鑒大典無忘舊章將射侯以觀德
豈愛羊而去禮緬惟古訓罔不率由自我而闕何以示
後其三九射禮即宜依舊遵行以今年九月九日賜於

安福樓下

自此以後
其禮又息

唐開元禮皇帝射于射宮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及登歌廣開中夾廟門中

央

避箭
位也

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

設五楅庭前少西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布獲者位於乏東東面布侍射者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

罰豐於西階下少西

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如斗

設罰罇於西階西

設籩於尊西南實爵加幕其日質明皇帝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鉞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又設站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筭於其上

決今

之射皆拾
今之射提

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

面立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搯乘矢於帶

搯乘
矢四矢

入立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

當西楹前南面插弓命獲者以旌去侯西行十步北行
至乏止司馬降自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
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
西面郎將跪奠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
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興贊設拾以笥退奠於坫上

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西面左執弣右執箭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矢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

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也

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

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

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面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
不作鼓吹奏樂貍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
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
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
退復西階下位其射人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以上
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
監司馬升自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
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于楫
釋弓於庭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

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後西面位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引出持

釁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
付侍射者引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
物不設罰罇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
禮

皇帝觀射于射宮前一日設宮懸張麋侯設第一楅於
庭前小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
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
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

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

者東面俱北上

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

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

樂懸之南北上

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內

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

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

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

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

三品以上及右供奉射席位於御座西楹間少前

席橫布各容二

人布四品以下射席位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

乏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

獲者謂著矢踈密者

置左右

司射各三人司馬二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俱常服持

弓矢分為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

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

見會如常儀

凡射先行會禮

酒三徧所司奏請賜三公以下射

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

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

矢興兩手奉弓搢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

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罇者立於罇南執篚者立於篚南皆北面酌者立於罇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搯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

挾謂置矢於弓

司馬執弓自西

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

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
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
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
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
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之儀至
射席相對為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
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箇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
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
侯未須奏請作樂相應

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

間若一

言奏七節節間
踈數如一也

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

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

不得射侯邊不得
獵過獲者之傍

射者俱逡巡

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

不與鼓
節相應

雖中不
釋算也

射者又逡巡司馬射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

狸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

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偃麾

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也

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
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
下射於殿下即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儀射
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品以
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馬升
殿揮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不中者
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楅北闊其以下
次加楅訖取矢者各立楅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執弓

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

退稱制曰可所司立福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

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疎密

為第其不中者

謂四矢俱不中侯也

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

為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依次付賞物受訖者退

復西面位

若賜多且置於位御矢持出中門付之

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

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

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復東面

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
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
取公王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
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
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釵者
復位御入樂作警蹕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
訖引出者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公王以下各執弓
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公王以下食公

王等皆再拜典謁引公王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公王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公王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敕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公王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宋史禮志大射之禮廢於五季太宗始命有司草定儀注其羣臣朝謁如元會酒三行有司言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稱制可皇帝改服武弁布七埒於殿下王公以

次射開樂縣東西廂設熊虎等侯陳賞物於東階以資
能者設豐爵於西階以罰否者并圖其冠冕儀式表著
堦墀之位以進帝覽而嘉之謂宰臣曰侯弭兵當與卿
等行之凡游幸池苑或命宗室武臣射每帝射中的從
官再拜奉觴貢馬為賀預射宮中者帝為之解賜襲衣
金帶散馬不解則不賜苑中皆有射棚畫暈的射則用
招箭班三十人服緋紫繡衣帕首分立左右以唱中否
節序賜宴則宗室禁軍大校牧伯諸司使副皆令習射

遂為定制外國使入朝亦令帥臣伴賜射於園苑

政和宴射儀皇帝御射殿侍宴官公服繫鞵射官窄衣
奏聖躬萬福再拜升殿酒三行引射官降皆執弓矢謝
恩再拜三公以下在右射官在左不射者依坐次分立
皇帝初射中舍人贊拜凡左右祇應臣僚除內侍外並
贊再拜招箭班殿上躬奏訖跪進挽射官先傳弓箭與
殿侍側立內侍接挽訖就拜起降階再拜有司進御茶
牀天武引進奉馬列射堦前員僚奏聖躬萬福東上閣

門官詣御前躬奏班首姓名以下進酒班首以下橫行立贊再拜班首奉酒進樂作飲畢殿上臣僚再拜舍人贊各賜酒羣官俱再拜贊各就坐羣官皆立席後引進司官臨階宣進奉出天武奉馬出樂合復贊就坐飲訖揖興諸司收坐物射官左側臨階取弓箭侍立皇帝再射中的或雙中如上儀進酒臨時取旨得旨進酒更不進奉中扁挽及解中更不賀不進酒臣僚射中別降階再拜訖殿下側立御箭解中招箭班進挽如上儀舍人

再引射中官當殿揖躬宣有敕賜窄衣金帶跪受箱過
再拜過殿側服所賜訖再引當殿再拜更不射如宣再
射或更賜箭令射如未退即就位再拜如再射中御箭
再解中賜鞍轡馬如上儀臣僚射中御箭不解引降階
再拜立招箭班殿上躬奏訖下殿舍人宣有敕賜銀碗
跪受執碗并箭就拜起再拜如合賜散馬即同宣賜宣
有敕賜銀碗兼賜散馬若干匹射訖進御茶牀諸司復
陳坐物等羣官各立席後贊就坐羣臣俱坐酒五行宣

示醢宣勸如儀皆作樂宴畢內侍舉御茶牀三公以下降階再拜退

乾道二年二月四日車駕幸玉津園皇帝射訖次命皇太子次慶王次恭王次管軍臣僚等射如是者三每射四發帝前後四中的

淳熙元年九月車駕幸玉津園命從駕文武官行宴射之禮皇太子宰執以下酒三行樂作皇帝臨軒有司進弓矢皇帝中的皇太子進酒率宰執以下再拜稱賀宣

皇太子射射中賜宣預射臣僚射使相鄭藻起居舍人
王卿月環衛官蕭圖魯拉射中各賜襲衣金帶

明集禮元制自天子公卿至郡國將佐皆有射塼剪柳
之法大概循用國俗

明會典洪武三年五月詔行大射禮上以先王射禮久
廢弧矢惟習於武夫而文士多未解至是詔大學及郡
縣學諸生皆令習射

明集禮射儀前期戒射定耦選執事充司正副司正司

射司射器請射舉爵收矢執旗樹鵠陳設如圖儀是日
執事者入就位請射者引主射正官及各官員子弟士
民俊秀者各就品位司射器者以弓矢置於各正官及
司射前請射者詣正官前圓揖畢引詣司器前授弓矢
畢引復本位司正執算入立於中後請射者詣司射前
曰請誘射引司射二人耦進各以三矢搯于腰帶之右
以一矢挾于二指之間推年齒相讓年上者為上射年
幼者為下射上射先進詣射位向鵠正立發矢司正書

中投算置于中

或副司正書中

舉旗者舉旗如式上射射畢退立

于旁讓下射者詣位發矢書中舉旗如前請射者俱引復位收矢者收矢復于射者司正取所中算請射者次請士民俊秀射次請官員子弟射次請品卑至高品者射其就射位發矢取算書中舉旗收矢復位皆如式俱畢司正副司正持算白中于主射正官舉爵者酌酒授中者如式飲訖請射請屬官以下仍捧弓矢納于司射器還詣主射正官前圓揖而退

何景明鄉射直節古者飲畢而射射之司馬燕之司正也此禮久不行而其文具儀禮然儀禮古文難讀雖昌黎韓子且苦之今即與諸生言或弗解故復刻此使就此習之而後求之儀禮則其文辭緒理可尋也 器一弗備則無以即事惟樂放失久矣其器莫之有能備也今但以笙比人聲而以鼓磬節之 事以明賢故遴而後蒞故賓主必孚司馬以下必能其事雖役必當其才德焉 射之節于樂也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

以采蘋士以采繁采蘋采繁示敬也敬則可以修諸其身而施于天下矣 爵齒德三者通乎天下者也鄉飲尚齒也飲畢而射察其德也夫然後可以爵之于朝是故古者以射擇士 三射之節其于命辭見乎始射而命曰毋射獲毋獵獲知始射而獲也再射而命曰不貫不釋知再射而釋也三射而命曰不鼓不釋知三射而鼓也 始射獲而不釋試也懼弗審也再射而釋則審矣三射而鼓而禮樂備矣 始射不及賓者不敢役賓

也不飲者不釋則不飲也耦射先賓不敢次賓于耦也衆賓不耦賓在賓位則不敢踰大賓也故非主則不敢與賓耦 勝者張弓不勝者弛弓勝者立不勝者飲夫何言哉賢不肖喻矣 夫物惟時事惟宜先後不踰詳畧有漸其惟射乎是故高而無用美而無當欲速而求成聖人勿為也 弓矢敵器也聖人以揖讓用之天下復有可爭者乎夫射也者禁肆制躁履序蹈和一衆心貫萬事者也以此施于天下也故治理而生遂

王琚馬射法曰勢如追風目如逐電滿開弓急放箭
目勿瞬視身勿倨坐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夫馬者人
之命則調馬先之矣凡馬須平日適飼養時調度蹤
蹲聽令觸物不驚馳道不削前兩腳從耳下齊出後
兩腳向前倍之則疾且穩而人可用器邊馬慣戰數
倍中國居常調度之功也馬上射把有以箭插衣領
內或插腰間俱不便必須以箭二枝連弓弣把定又
以一枝中弦掛為便馬始騎時左手挽弓右手攬轡

一縱時身即左跨便搭箭當弦左手高張如鳥舒一翼弓拽圓滿至把子與馬相對左手即落與左膝相對望把根射百發百中凡開弓必至九分滿乃發即七八分亦難中也馬多右開人身左跨左重馬不能右開間有左開身一右轉馬即過矣馬行直否盡在兩腿若久馳純熟則馬上身法如分鬃對鐙抹鞦云者惟所用之鄭若曾曰武士之常技三曰分鬃向前射也曰對鐙向傍對也曰抹鞦向後射也分駿者以

馬之頸鬣為界一邊挽弓一邊發矢乃弄花巧之法
邊軍不然以身俯出馬外于此挽弓就于此發矢臨
敵倉遑之際庶無謬誤對鎗者主左一邊而言今北
方響馬常勒馬由道右而行讓客于左以便發箭亦
此義也然此法但可施于途遇一二人耳設使衆敵
叢射或敵在右將旋馬以應酬之也學騎射者須習
左右手皆便方可雖然此以射言也若披堅執銳攻
戰于白刃之外又必兩邊用力身活直坐以張弄武

藝身若太伏恐馬前失身若後倚恐馬仰坐左右少
跨與射不全蓋射不用力身猶輕也手持器械盡力
使用身太離鞍馬蹶人仆是可以不慎乎哉


蕙田案此條附論馬射之法

右歷代射禮

五禮通考卷一百六十六